

57
279121
27

6

牧歌交響曲

安得烈·紀得·著
穆木天譯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一九三六

牧歌交響曲

安得烈·紀德著
木天譯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1936

一八九× 二月 十日

雪,三天以來不住地落,把道路封鎖住了。我不能到R……去了,這十五年以來,我照例是每個月兩次到那裏作禮拜。今天早晨,僅僅有三十個信者集在拉卜列溫的小教堂裏。

我要利用這幽囚中所給我的閑暇,回到過去,講述我怎樣得照顧了葛特律德。

我計劃在這裏寫出關於那敬虔的靈魂的生成同發展的一切的事情,我覺得我只是爲崇敬與愛把牠從暗夜裏拉出來。祝福主委

件課業。

(1)

42214



兩年六個月以前，當我從修、得、逢走上來的時候，一個素不相識的小姑娘，倉卒的來找我到離那裏七基米的地方，一個危篤的老婦人那裏馬還沒有卸，我預備好了一個燈籠，我就叫那孩子上了車，因為我想到天黑的以前是不會回來的。

我覺得我很驚嘆地認識了村區鄰近的各處；但走過了蘇得利的農場，那小孩子使我走一條新路，是我從前未曾冒險走過的，然而，我認得，離那裏兩基米，左邊，有一個神祕的小的湖水，當我青年的時候常到那裏滑冰。十五年以來，我沒有看見這片湖水了，因為我的牧師的職務不讓我到這邊來；連牠在什麼地方我都要說不出來了，我想不起來牠是直到了那一種程度，所以在晚夕的薔薇色的黃金燦爛的幻惑裏，突然間我認識牠的時候，我宛如起初在夢裏見着牠一樣。

路是順着一條河流，河流是切過了林端，沿着一個泥炭坑流下去的，的確是我未曾來過那裏。

太陽落下去，我們在冥暗中走了好久，於是，我的青年的引路者指給我一所嶺坡上的茅屋，人們會相信那裏是沒有人住，若不是有纖纖的一縷烟絲從裏邊冒出來，在黑暗裏發藍，隨即在天空的金黃裏現出了棕色。我把馬拴在近傍的萍果樹上，隨後到老婦人剛死的那個房中，去找那孩子。

情景的重大，沉默，同時刻的嚴肅，使我戰慄。一個年還青的婦人跪在床傍。那個小孩子，我以為她是死者的孫女兒，但其實是她的使女，她點上了一枝燻烟的熾燭，隨站立在床尾上不動。在長的途中，我曾設法要同她搭話，但未能逼出她半句話來。

跪着的婦人站起來。她也並不是一個親屬，出我所預料之外，但僅僅是一個隣婦，一個朋

友，是使女看見她祖母病重時找來的，以後就在看屍。那個老婦人，她對我說，是毫無苦痛的噫了氣。我們在一同計議妥埋葬同葬式的辦法。照例，在這偏僻的鄉間，是得我主持一切的。老實說，這一家表面上，勿論是怎麼貧窮，全託給這個隣居同這個婢女看管，我是有點不放心。可是，在這窮困的住居裏邊，總不像有什麼隱藏的財寶罷……若有，我怎辦呢？但我終於問到那老婦人是有沒有承繼人。

於是，隣婦把蠟燭拿起來，向着爐灶的一角走去，我看得見，在爐灶裏蹲着一個輪廓不清的人，像在睡覺；他的厚壓壓的頭髮幾乎完全蓋住了他的臉。

——這個盲目的小姑娘，是她的姪女，據使女說，好像，這家裏只有這點長物，應當把她送到養育院去；不然，就不知道她會有什麼結果了。

我聽見當她本人自己的面前如此決定

了她的運命，我留意到這粗暴的言語會使她心裏感出大的苦痛，我很不痛快。

——不要攪醒她，我慢慢地說我是要隣女至少把語聲壓下去。

——啊，我沒想到她睡覺，但她是一個白癡，她不講話，她也不懂得人們講什麼話。自從今天早晨我來到屋子裏以後，她可以說動都未有動。起初我以為她是聾，使女說不是，僅僅是那老婦人是一個聾子，總不向她說話，同誰都不講話，好久以來，除了吃噍以外概未張開過嘴。

——她幾歲了？

——十五歲了，我想是，實在我不比你多知道多少……

當時我到沒想要自己去照顧這無依的孤女；但在我祈禱之後，——或者是正當我在隣婦同婢女的中間祈禱，她們跪在床頭，我也跪着，猝然間，好像上帝在我的路途上放了一種義務，而我若放棄這種義務即是儒怯。當我

一起身，我就決心要當晚把她帶走，雖然我還未完全想好：以後我怎樣待遇她，我把她託管給誰。我瞅着老婦人的長眠的臉呆了一陣，那老婦人的縮着似的皺皺的嘴，好像是被守錢奴的錢袋的繩子綁住了，什麼都不叫溜出去。隨後，我轉過身向盲少女那邊，把我的計劃當隣婦講出來。

——明天人們來抬屍的時候，最好她不在這裏，她說，那是至好不過的。

許多事都會容容易易的作成，若不是庸人們好爲自擾。從我們小時候以來，我們想要作而未得做的事真不知有多少，只因爲我們聽見我們周圍人說：他作不成功……

盲目的少女，如同一個無意志的物體一樣，任憑人把她帶走。她的面孔是很有規則的，很美，但是無表情。我從草墊子上拿了一張巾氈，她通常是在那草墊上睡，在那房間的一個角上，在上到樓頂的內樓梯的底下。

隣婦現出慇懃的樣子，幫助我很注意地
把她裹好，因為極晴朗的那夜，天氣稍涼；我點
上了我的馬車的燈籠，我就走了，這一個沒有
靈魂的肉包裹，我只由於一種冥闇的熱的交流
能感到了他的生命，我把她團團地抱在懷
中帶得來。一路上，我想：她睡覺麼？是作什麼
黑的鼾睡麼……在她身上，睡眠同不睡眠有什
麼區別麼？這不透明的肉體的主宰，這一個被
幽閉着的靈魂，主啊！她的確是等你的恩光降
臨在她身上！你應許我的愛一天使她會從闇
夜裏脫出罷！

我是務求記實，我回到家裏所遭受的冷
遇，我是不能不講的。我的女人是一個德性的
花園；就是在我們常常所過的危急的時候，雖
瞬間我都不敢疑惑她的心地；但，她的天生來
的仁慈，不喜歡突然被人激刺起來。她是一個
有條理的人，對於義務，她不願意過度或不及。

她的仁慈是有法度的，好像愛是一個無盡的寶藏，這是我們的唯一的分歧點。

那天晚上，當她看見我帶着那小姑娘回到家的時候，她的最初的思想就在這一個叫聲裏流露出來：

——你又帶什麼東西來啦？

照着每次我們彼此間開談判時候的舊例，我先把小孩子都招喚出來，小孩子們站着，張着大嘴，充滿着疑問同驚訝。啊！這一種待遇，照我所預期的，真不知相差幾遠啊。僅僅我的可愛的小查樂特跳起來，拍着雙手，當她知道有什麼新東西，有什麼活的東西要從車裏出來的時候，但其餘的孩子們，已被他們的母親教養成了，馬上就來靜止住她，叫她同他們取同樣的步驟。

很混亂了一大陣。因為我的女人，我的孩子們還不知道她們對這個盲少女要作什麼事，為的引導她，我所作的那極端的注意，他

們毫不理解。我一路上握着那畸形兒的手。當我把我的手從她的手上一拿開的時候，她起始發出了一種怪異的叫聲，我自己都被驚嚇了一跳。她的叫喚，不像是人叫的；好像一個小狗的悲鳴。初次脫離了造成她的世界的，那見慣的感覺的小範圍，她的膝蓋在她身底下灣拱了；但當我遞一個椅子給她的時候，她頹然地跌在地下，如同不會坐的人一樣；於是，我帶她直到爐灶的傍邊，當她能夠蹲下的時候，她稍稍有點安心，她倚靠着爐柵，位置同我在老婦人家裏所看見的一樣。在車裏，她就已經從坐位滑跌下去，一路就團團地蹲在我腳底下。我的女人於是來幫助我，她一種極自然的態度是最好不過的啦；但她的理性是不住地抗爭，有時勝過了她的心意。

——你想怎麼處理牠？她說，在把小姑娘安置好了以後。

聽見了她用了中性，我的靈魂都戰慄起

來，我很難把我憤怒的情動鎮壓下去。但，我是仍然浸潤在長久的平和的默禱裏；我自己抑制着，於是轉過身向着又團團圍住起來的大衆，我把手加在盲女的額頭上：

——我把迷羊領來了，我盡力作嚴重的態度說。

但，阿美利概不承認，福音書的教訓裏，會有這些不合道理與超道理的東西。我看見她要抗辯，於是我向加克同莎拉作一個暗示。他們是見慣了我們夫婦間的小爭執，並且，生來就沒有多少好奇心（這點是我時常不滿意的），他們把兩個小的帶走了。隨後，因為我的女人還是講不出話來，在這侵入者的面前，好像，有一點激憤：

——你只管當她爾說，我接道；這可憐的孩子什麼都不懂得。

於是，阿美利起始抗辯說，的確她對我沒什麼說的，——這是長談判的照例的趨頭——

—我所想出來的,無論是怎麼背實用,怎麼背慣習,背常識的事,她只是永遠服從的。我已寫過,我一點都未決定,我要怎樣打理這孩子。我還未想到,也或者是只很朦朧朧地想到,能夠把她按置在我們家裏;我几乎可以說,是當阿美利問我想到沒有,我們家裏已是人滿了,她暗示給我了這個思想,隨後,她聲言說我太前進了,毫不顧慮到後邊跟着的人的阻礙,她想五個小孩子已經夠了,自從克樂得的出生(正在這時候,好像是聽見了人叫她的名字,他在搖籃裏叫着,)她已作成了她的預算,她再沒方法想了。

聽見她起首的這幾句話,基督的几句言語從我心裏昇到我的嘴邊兒上,但我終把牠們抑壓下去,因為我總以為,把我的行為庇護在聖書的權威裏,是極不應當的。但,當她講論到她的疲勞,那我真為難透了,因為,我覺得,時常,強迫我的女人担負我的熱情的無攷慮的

活動之結果，但這些抗辯，使我對義務，得着了教訓；於是，我極溫和地請求阿美利細想，若是她在我的地位，是不是她也這樣辦，^②而她對於這一個顯然毫無依靠的人能瞅着她受苦不管麼；我又接着說，我想不到這一個殘廢的客人會給我們的家務上增加上多少新的勞苦，只是我不能常幫助她我覺得殘忍，最終，我盡力安撫她，我也請求她不要對這天真的孩子懷恨，這天真漫爛的孩子是無可咎責的。隨後，我又使她注意到，莎拉快到了能幫助她的年齡了，加克再也用不着她打理了。總之，上帝放在我嘴裏助她承諾的一切必要的言語，我確信，若是時機能使她有反省的工夫，若不是我這麼倉卒地強制她的意志，她總會自願的承認起來。

我相信我差不多是勝利了，我的親愛的阿美利已很親切地走向葛特律德；但，當她拿起燈來，要細細地看她一下，她注意到她那

言語不可形容的污穢的樣子，她的憤怒突然地又激動起來。

——啊，這傳染人啊，她喊道，你刷啊，趕快刷啊！不要，不要在這兒，到外邊抖去，啊！上帝！小孩子們都要遭上啦，世界上，我最怕的就是這虱子。

的確，那孩子渾身都是虱子；我想起來一路在車中我緊抱了她好久，我也不禁也作出不愉快的情感來。

我盡力把她打掃乾淨了，我在兩分鐘後回到屋裏的時候，我看見我的女人跌坐安樂椅子裏，手抱着頭，慟哭流涕的發惱。

——我想不到你遭了這一種試煉會這麼的苦惱，我極溫柔地向她說，左右，今晚已經夜了，人們不能十分地歇息。我打算通宵看着火，小姑娘就在火傍邊睡罷。明天，我們把她頭髮剪好，盡力把她洗乾淨。等到你看見她不害怕的時候，你再起始打理她，但我請求不要向

孩子們說啊，

到了晚飯的時候了。我這被保護者，我們的婆媽蘆莎利一邊侍候我，一邊瞪着敵視的眼睛瞅着她；她餓鬼似的把我遞給她的那碗湯吃了個罄淨。晚餐是很肅靜的。我很想講述出我這次的冒險，講給小孩子們聽，感動他們，使他們明白，感得這麼的極端窮苦的奇異，激刺出他們對於上帝要我們招待的這人的憐憫與同情；但我又怕激起阿美利氣憤來。好像是命令分付我們放出眼光，忘却了這次的事變，我們裏邊誰都沒有另樣的想法。

我是非常的感動，當在人們都睡了，阿美利扔我一個人在那房間裏，過一點多鐘以後，我看見我們小查樂特微微地開開了門，慢慢地走進前來，穿着襯衣，赤着腳，隨即攀住我的脖子，粗野地緊緊抱着我，喃喃地說：

——我還沒給你請晚安呢。

隨後，她用她的食指尖指着舒舒服服地

躺着的盲女，她去睡覺的以前，她極想再來看
一看她的，她低低地說：

——爲什麼我沒有同她擁抱呢？

——你明天同她擁抱罷。現在讓她在那
兒憩着罷。她睡覺啦，我同她說，我直送她到門
口。

隨後，我就回來坐下，直工作到早晨，讀經，
預備我下一次的說教。

的確，我想過（現在我追憶起來）查樂
特今天比她的哥姊們都可愛的多；但，他們每
個人，在那年齡，起初對我都沒有變過樣；我的
長男加克現在雖然是很疏遠，很客氣……人
們以爲他們是和藹，實在，他們是會講話，會阿
諛人。

二月 二十七日

雪夜裏還是落得很厲害，小孩子們是非常的雀躍，因為她們說，不久人就得從窗戶出去了。事實是，門今早被堵住了，人們只能從洗衣服地方出去。昨天，我查明了村中的積糧很充足，因為我們一定要同別的人羣隔絕過些個日子。雪封鎖住我們，今年冬天，並不是頭一次，但我想不起來，我曾見過堆積得這麼的厚。我利用這障礙，去繼續講我昨天起始講的故事。

我已經說過，當我領來這個畸兒的時候，我沒有細想到她能住在我們家裏的哪個地方。我略略地注意到我的女人的阻撓；我知道：我們能供給她的地方，同我的財源，都是很有有限的。我的行動，如同往常一樣，是按着自然的心的傾向，並不是按着原理的，我的熱情使我遭的這一筆化費，我毫無想到得計算一下（我總覺那是反福音的）。但依靠上帝，使別人代担負，又另一問題了。立刻間我覺得我放在

阿美利的肩上一個重載,是非常的重,我起初自己亦覺得爲難了。

我盡力幫助她剪小姑娘的頭髮,我看見她作的時候,已只剩一點的厭惡了。但,至於給她洗澡,給她潔身,我任憑我女人辦了;我知道我脫出來了這極困難的,這不愉快的看顧。

總之,阿美利一點都不提出抗議了。好像,夜裏,他曾反省好,担負起來這個新担子;並且她也像感到些興味似的,她打理完了葛特律德,我看見她微笑。一個白色的帽子戴在推光的頭上,我已經給抹好了頭油;沙拉的幾件破衣裳,同幾件很合身的內衣,換掉了污穢的破衣,阿美利把她的破衣擲在火裏。葛特律德這名字是經查樂特選定的,馬上就被我們大家承認,因爲不知道她的真名字,真名字就是孤女她自己也不知道,我也沒法子去尋問。她應當是比沙拉年幼,因爲沙拉前一年穿不得的衣服,她穿着很合適。

我要在此地表白出我的深的失望。我覺得這深的失望，使最初的幾天，生了暗影。的確，我對於葛特律德的教育通盤的夢想過，但事實逼着我硬把這夢想打壓下去。她面孔無感覺遲鈍的表情，或者就是她的絕對的無表情，使我的善意直冰冷到底。她整天的滯在火爐傍邊，作防禦的姿勢，她一聽見我們的聲音，特別是我們一走向她近前，她就黑起來面；人們少有一點強去喚起她注意，她就哼哼的叫吼起來，像一個畜生一般。這不平之鳴只在快吃飯的時候止住一陣，我自己伺候她吃飯，她如同餓獸一般貪婪的瞅着，看着很難堪。如愛情報愛情一樣，我，對着這一個靈魂的鬪頑的拒絕，覺得渾身都起了反感。當真地，老實說，頭十天，我對她簡直算絕望，簡直對她不關心，甚至我後悔我的最初的情動，我覺得不帶她來好瞭。此外，最使我受刺戟的，是阿美利以為她預先看出來我這不能隱忍的感情，她很有點自

負，是自從她感到了葛特律德變成了我的累贅，她在我們家裏要活活把我苦死，好像，她越法盡力地照顧她，厚意的待她。

當我的朋友，瓦·特拉維的馬丹醫生，藉着迴診的便，來看我的時候，我還是這一種心境。聽見我講給他葛特律德的情態，他是非常有興味，他起初很驚訝，僅僅因於盲目，她會那麼樣的不發育；但我向她說明，在她的畸形而外，又加上了老婦人的聾，直到現在就是老婦人照顧她，老婦人總不同她講話，所以這個可憐的孩子完全落在一種顛沛流離的狀態裏。他勸誘我說對這件事，我失望是錯了；是我沒有對付好。

——在根底還沒有打好的以前，你得起首去建造她，他向我說。你要想到，在這一個靈魂裏，一切都是渾沌，就是基本的骨骼還未有長成。起首，得把她的觸覺同味覺給結連起來，像教禮儀作法似的，再教給她一個單語，一個

聲音,你要盡力地來回的念給她聽,以後設法叫她能重念出來。

最要緊是不要進行的太快,你要每天用一定的時間教她,但時間決不要持續過久…

——並且,這種方法,他接着說,在他極細微地給我說明了以後,決不是很玄妙的。並非我發明的,別的人們已經應用過。你想起來沒有?我們一同學哲學的時候,我們的教授們,講到孔及拉克和他的生動的彫像的時候,曾給我們講過類似這個的一例……若不是,他極懇摯地說,最近我在一個心理學雜誌裏讀過這一件事……沒有要緊;這一件事讓我非常的驚奇,我連那可憐孩子的姓名還記得呢,那個孩子比葛特律德還要殘廢得多,她又盲目,又聾啞,在前世紀的中葉,被英國某伯爵領內的一個醫生收容了。她的名字,叫做羅拉·卜烈支曼。那個醫生,每天記錄那小孩子的進步的過程,在一起頭,總是記錄些他要教育她所盡

的努力啦,你也應當這樣作的,用好多天好多禮拜的工夫,他很有耐性地使她交換地摸拿兩個小物件,一根針同一個筆尖,以後,他叫她在盲人用的點字的紙片上摸Pin同Pen這兩個英文字。而費了好多禮拜,他毫無結果。那個肉體如空的一樣。但他不拋棄他的信念。他說,我如同凭在黑洞洞的深井邊上,失望地搖動着一條繩子,希望終有人拉到的那個人一樣。因為他始終不疑惑那深井底會沒有人,繩子終不能被人捉住。但一天,他到底看見羅拉的無表情的臉上露出一種的微笑來;我深信,在這個時候,感謝和愛的淚從他的眼裏湧出來,他跪下感謝上帝。羅拉立刻明白了醫生對她的心腸;被救了!從那天以後,她注意;她的進步很快;她不久就能自己教育自己,以後,她作了盲人院的院長——若是別無他例……因為別的例現下正多着呢,報紙雜誌上長篇大論的講着,爭為炫奇,我總不以為沒道理,他們

說這一類人會幸福。因為實際是這樣的：這些不通竅的人是幸福，只要一給他們去表現自己的機會，他們就會講出他們的幸福來。自然，新聞記者們是如狂的一般，他們要引這個例，給享有五官而反垂頭喪氣的人們一個教訓。

於是，我同馬丹兩個人爭論起來，我極端反對他的厭世論，我不能像他是的，承認五官除擾人之外終無別的用處。

——我的意思並不是這樣，他抗辯說，我的意思是僅僅地說，人的靈魂，很容易很情願去想像安樂與調和，而很難想像，很不容易想像，使世界到處毀壞，墮落，齟齬，破裂，引誘人向惡，羣起來助長我們五官的那混亂同罪惡。所以，我很情願聽從維爾及勒的“*Fortunatos nimium*”這句話，“*si sua mala nescient*”這句話，我不願聽從“*Si sua bona norint*”的這句話，我不願聽從有人教導我們說：若是人們不知道惡人該如何的幸福。

以後，他講給我狄根思的一篇短篇小說，他相信那篇小說是從羅拉·卜烈支曼的實例直接感動出來的，他應許我立刻就給我送來。四天之後，我果然接到了‘爐邊的蟋蟀’，我讀着非常的高興。那是一篇盲少女的故事，稍有點冗長，但有些地方很感動人，她的父親是一個窮的玩具匠，在安樂，致富，幸福的幻夢裏，養成了她；狄根思的藝術盡力把牠往虔敬處寫，那種虛偽，可是，感謝上帝，我對於葛特律德不能用啊。

從馬丹來看我的第二天，我就起始應用他的方法，我盡我的所能去運用。我很悔恨，我沒有按着他的勸告，從葛特律德在那薄明的路上的初步作記錄。在那薄明的路上，起初，我自己，也都是盲人瞎馬地引領她。最初的幾個禮拜，須用他人所想像不到的極大的忍耐，不僅是因為初步的教育需時間，並且因為她使我蒙了好些的非難。我很不好意思說，這些

非難都是阿美利給我的;然而,我在這裏即便講出來,我心裏是毫無怨恨,毫無惡意的——我要嚴重地聲明,我是爲得日後會有機會這些紙能被她讀到。(在迷羊的那個比喻以後,不是耶穌立刻就教我們饒恕別人的得罪麼)進而言之:就是她的非難使我感痛苦最烈的瞬間;她指摘我把時間完全化費在葛特律德身上,我都毫不介意。我所非難她的,是她不相信我的努力會成功。是的,她沒有信念,使我苦痛的但毫不使我敗興,好多好多次,我常聽見她重複說:“若是你會有結果啊……”她老是死釘釘地的說我的勞苦是白費;所以,我爲這個工作所犧牲的時間,在她覺得很不應該,她總說那些時間最好用到別處。每次,我專給葛特律德作事情的時候,她都向我表示,有某一個人,某件事,正等候着我呢,我把應當給別人的時間我完全爲她消磨了。總之,我相信有一種母性的嫉妬慝慝起了她,因我聽見她不只一

次向我說：“你爲你自己的兒女，你都沒這樣專心啊。”的確是：因爲，雖然我很愛我的子女，我相信我對他們並沒有很在過意。

我時常體會到，迷羊這一段喻言，在好些人心裏，是很難承認的，雖然他們深信他們自己是基督徒，羊羣裏的單個的一隻羊，在牧人的眼裏，要比其餘的一堆羊全都寶貴，這是他們所理解不到的。“若有一個人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他豈不拋下這九十九隻在山上，去找那隻迷路的羊麼？”——這幾句話語，這幾句放仁慈的光明的話語，若是他們肯老老实實的講話，他們定要說那是頂荒謬絕倫的啦。

葛特律德的最初的微笑，給了我一切的安慰，償了我百倍的酬勞。因爲“這一隻羊，若是牧人找到了，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他爲得這一隻羊歡喜，比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羊的歡喜還大呢。”哎，我實在說，在一天早晨，她

好像突然間懂得了我多日以來努力教給她的東西，她好像感到了興趣，我看見她的彫像般的臉上露出來微笑，我心裏因充滿了清淨的歡喜，就是我的子女的哪一個人的微笑，都未能使我有過這樣的歡喜。

是三月十五，我如同記着生日一樣，牢記着這一個日子，那與其說是一種微笑，寧可以說是一個變相。突然間，她臉上帶出了活氣；那好像是一種驟急的光輝，如同黎明前，阿爾卜斯高山裏，把雪頂從黑暗裏描繪出來，使雪頂振蕩的，那茜色的微光一樣；可以說那是一種神祕的光彩；同時我喚想起天使降臨把睡水喚醒時的貝提斯達的池水來。我面對着葛特律德的突然作出來的天使般的表情，我感出來了一種狂喜；因為，好像，在那瞬間，來在她身上的，與其說是智，寧可以說是愛。於是一種感謝的至情激動起我，我親在她的的美的額頭的接吻；我好像是獻給上帝了。

最初的結果是越法難得，以後的進步是越法的快。我今天努力去追想我們走了些什麼的路途；有時，我覺得她是特別的急進，好像是拿方法如兒戲一樣。我記得，一起頭，我不教給她物的種類，我專教給她的物的性質；熱，冷，暖，甜，苦，粗，柔，輕……以後，教她動作：離開，走近，起來，交叉，臥下，結上，分散，集攏，等等……不久的工夫，棄掉了一切的方法；我不管她的心跟上跟不上我，我就同她講話；但是，慢慢地講，引誘她有機會能問我。我讓她一個人在着的時候，她心裏的確在工作；因為，每一次，我同她再見面，總有一種新的驚訝，而我覺得我同她只隔有極薄的一層暗夜了。我以為，這完全同氣溫和陽春把冬天漸漸地戰勝了一樣。對於雪溶解的樣子，我真不知道嘆美了多少次；人們可以說，斗蓬從裏面爛了而外觀仍舊一樣。

每年冬天，阿美利都驚訝，同我說：雪永遠是不變的啊！人們想牠還要厚，但，在這裏，牠也經消了，頃刻間，這裏那裏，又讓生命顯露出來了。

恐怕葛特律德如老太婆似的不住的滯在火爐旁邊會衰弱，我起始領她出去。但她只肯依在我胳膊上散步。她從屋子裏一出來時候的驚慌同恐怖，她未有同我講，就使我知道她永未出過門。在我看見了她的茅屋裏，除了給她吃，幫助她不死——因為，我不敢說是生活——而外，概沒有人照管她。她的黑暗的宇宙，被她永未離開過的那唯一的房間的四壁給制限住了；門對着光明的大宇宙開着的時候，夏天，她只偶而地到過門口。以後，她同我講，她聽見了鳥的歌聲，當時她想像是純粹的光的作用，如同她覺着摸撫在她的頰上她的手上的熱一樣，她毫沒有精細地反省過，她覺得，熱的空氣，像爐邊的滾水似的，唱起歌來，是極自然的事情。果真是，直到了我起始照顧她

的那天，她毫沒有懷疑過，對於什麼事都沒有注過意，在一種深的昏睡裏生活着。我記得，當我告訴她，這些小的聲音，是從生物裏發露出來的，好像這些生物的唯一使命，就是感到了表出來自然的散亂的歡樂。她真是歡喜不盡。（從那天她常常說：我如小鳥似的快活啊）然而，想到這些歌聲是歌頌燦爛的風光，是她決不能看見的，使她因又憂鬱起來了。

—— 果真是，她說，大地如同鳥所歌頌似的那樣的美麼？爲什麼人們以先不同我說呢？爲什麼，你，你也不同我說呢？是不是，你想到我不能看見，怕使我痛苦？你錯了。我很會聽得鳥聲；我相信牠們所講的我都懂。

—— 能，夠看見牠們的人們，我的葛特律德，都不如你那樣似地聽得清楚啊，我向她說希望能安慰她。

—— 爲什麼別的動物不唱歌呢？她問道。有時，她的問題使我駭異，使我一陣子間，很爲

難，因為，已往我毫不驚奇而承認的事，她強迫我反省。因此，我初次着想到，動物挨着地越近，身體越重，而越悲哀。我努力使她理解這一點，我因講給她聽栗鼠同栗鼠的遊戲。

她於是問我，是不是只有鳥是會飛的動物呢。

——還有蝴蝶，我向她說。

——牠們也唱歌麼？

——牠們有別的方法講述牠們的快樂，我又說，牠的快樂是用彩色描畫在牠們的翼上……隨即，我給她描寫出來蝴蝶的絢爛的色彩。

二月 廿八日

我再從頭寫，因為昨天我扯得太快了。
為得教葛特律德，我自己得學盲人的筆

母；但不久的工夫她讀這種文字就比我熟練得多了，我很費力才認識，而，我用眼比用手易識得多。並且，不止是我一個人教她。起初，我很喜歡有人幫我照應，因為我在村區裏很有好些事要作，而村中的人家又特別星散，所以，去看窮人，去看病人，有時，我必須跑得很遠很遠的。加克到我們這裏來過聖誕節假期，不知怎回事，他滑冰把胳膊挫折了，——因為，別的時候，他得回綠桑諾。他在那地方已經作完了基本的研究，進了神學院了。挫傷不很重要，馬丹先生，馬上我把他請來，他，一點未用外科手術，很容易的就給他端好，但是，他必須作的靜養，使加克在家裏關了些日子。他突然間對於葛特律德感到了興味，直到那時，他對她是漠不關心的，他因專替我教她讀書，他的幫忙只限他病好的那幾天，約三個禮拜，但在那一個期間，葛特律德作出了顯著的進步，分外的熱心現在，把她激奮起來。昨天還在昏睡的智慧，好像，

從初步，剛剛要會邁步，就跑起來了。我驚嘆她毫不費力而組成了她的思想，她不知幾快的，用一種決非幼稚已經是極正確的方法，一邊想像着意思，把她的思想表示出來，她用我們所預期不到的，極有趣的方法，表現出來我們教她認識的東西，我們講給她的東西，我們不能使她直接理解時描寫給她聽的東西；因為，我們永是利用測量器的方法，藉着她能夠摸到能夠感到的，把她所不能感到的，講給她聽。

但我總覺得在此地用不着記錄，在所有的盲人教育裏應有儘有的，那教育的最初的階段，同樣，我想到，勿論對於誰，色的問題，勿論哪一個教師，都要深感到同等的困難。（而因此，叫我注意到福音書裏概沒有講過色的問題）。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辦法；在我，我起始按照虹給我們表出的順序，教給她三稜鏡裏的色的名稱；但，即刻，在她的心裏，色同光之間就混同起來；我因明白，她的想像力直是分別

不出色調的性質同畫家所稱爲“價值”的那種東西。她很難理解到每個色各有牠自己的濃淡，牠們能夠無限的互相混合起來，再沒有使她更困難的事情了，而她總不住的回想到這件事。

其間，我得着了帶她到諾夏特勒的機會，我能夠在那裏使她聽音樂會。交響曲裏的各各樂器的職務，使我又想起來色的問題。我使葛特律德注意到銅樂器，絲絃，同木製樂器有不同的音響，每個音，照着強弱的大小，各各細微的表出各種的音階，從最高以至最低。我引導她去表像，在自然界中，紅色與橙色可以同角笛和喇叭的聲音相比，黃色與綠色可以同提琴，低音大提琴，和低絃的聲音相比，紫色同藍色可以由笛子，銅簫，和木笛聯想出來。一種的內心的歡悅，從那時，因把她的疑惑替掉了。

——那一定好看啊！她重複地說。

隨即，突然間，

——但,可是,白的呢?我始終不知道白的像什麼……

我因立刻覺出來我的比較是如何的不妥當!……

——白的啊,然而我勉強向她說,是所有的音融和起來的高音的極限,如同黑的是牠們的低音的極限一樣。——但這一個說明,使我與她同樣的不滿,使我立刻就注意到木樂器,銅樂器同提琴,在低音部和在高音部一樣,都是很清清楚楚的。好些次,同那一次一樣,我起初只得沈默,爲難,尋找我所能取擇的比較。

——好啦!我最後同她說,你就想像白的是像什麼極純潔的東西,什麼沒有色只有光的東西;反而,黑的是像滿都是色,直至被色完全塗暗……

我在此地想起來這一片對話,僅僅是拿着作我常常撞着的困難的一例,葛特律德,不像一般的人似的,故意作出懂得的樣子,是至

好不過的。而一般的人們，是那樣的，把自己的心用不正確的虛偽的條件給塞滿，因之，他們的所有的推理力被腐化了。在她未能得明晰的觀念的時候，各各的思想，對於她，都是不安同煩苦的一種原因。

照以上我所講，在她心裏，光的觀念同熱的觀念緊緊地絞在一起，致困難越法的大，所以我以後很費力才把兩者給分析清楚。

如此，我從她的身上不住的實驗出，視覺的世界同聲音的世界是如何的不同，而人們給牠們作的一切的比較，是何等的不完備。

二十九日

盡忙着作我的比較了，葛特律德在諾夏特勒的音樂會所感到的無限的興味，我還沒有說呢。正正地人們在那裏演奏“牧歌交響

曲”。我說“正正地”，誰都會很容易地明白，因為再沒有我更能希望她聽的作品了。我們離開了演奏堂以後，好久，葛特律德仍然是沈默，好像是沈在陶醉裏。

——你所看見的，當真是同這一樣的美麼？她末尾說。

——同什麼一樣的美？寶寶。

——同這“小河邊上的風景”

我馬上未有回答她，因為在我反想，這些言語所不能形容的調和，所描寫的，並不是現實的世界，乃是可實現的世界，沒有罪惡時而能夠實現的世界。我還未曾敢向葛特律德講罪惡和死。

——有眼睛的人們，我最後說，不認識他們的幸福。

——但沒有眼睛的我，她立刻就喊叫說，知道聽的幸福啊。

她，一路走，緊緊地挨靠着我，她，如一般的

小孩子們似的，依在我的胳膊上。

——牧師，你感得出我是如何的幸福麼？我，並非是使你高興，講這種話。看我的臉：人不講真話，不是從臉上就看得出來麼？而我一聽聲音就知道。你記得罷，有一天，婦母（她是這樣地稱呼我的女人）責備你一點都不給她作事情，以後，你回答我說你沒有哭；當時我心裏就喊叫說：牧師，你扯謊啊！啊！我立刻就從你的聲音感到，你沒同我講真話；我不用摸你的臉，我就知道你哭。她大聲來回的說：不用，我不用摸你的臉——這句話弄得我臉洞紅，因為我們還在市內，行人們都轉過身來。而她又繼續着說：

——哎，不要設法子愚弄我。第一，想法子騙一個盲女，是極卑怯的事啊……並且，又沒有効力，她笑着接着說。你說，牧師，你是不是不幸呢？哎，是不是呢？

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嘴唇上，好像是想

口不同她說而使她感出來我的一部分的幸福是從她身來的，我一邊回答她說：

——不，葛特律德，不，我不是不幸？怎麼我會不幸呢？

——可是，你有時哭罷？

——我是時常哭的。

——不是在我聽說的那時候以後罷？

——不，從那時以後，我再沒有哭過。

——你就再不想哭啦？

——不想啦，葛特律德。

——噯，你說……從那時以後，你沒有想過同我說假話麼？

——孩子，沒有過。

——請你能應許我永遠不要騙我。

——我應許。

——好啦！請你立刻告訴我：我漂亮麼？

這一個突然的問題，使我越法的狼狽，因為，直到那一天，我概未敢注意到葛特律德的

那不可否定的美貌；並且我以為，完全沒有告訴她的必要。

——你知道又怎麼呢？我馬上同她說。

——這一件事，我總惦心着，她接着說，我想知道到底我是不是……怎麼說好呢……到底我在交響曲裏會不會把音弄得太壞呢。牧師，這件事，我得問誰呢？

——牧師概不關心人臉上的美，我說，我盡力的辯解着。

——爲什麼？

——因爲對於他靈魂的美就夠了。

——你喜歡叫我自信我是醜的啊，於是，她很可愛的突起嘴來說；因此，我不由自主地，喊道：

——葛特律德，你是很知道你自己漂亮的。

她不講話了，她的臉上作出極莊重的表情，一直到家，她沒有變過臉來。

一到家，阿美利就用方法，使我感到，她不贊成我用了那一天的工夫。她可以預先同我說的；但她一言不發，使着她那大不管，以後好有話說的老皮氣，任憑我們，葛特律德同我，走了。然而她並未明白向我表示非難；但，她的沈默，就是非難的表示；因為，她既然知道我領葛特律德去聽音樂會，她問一問我們聽見了什麼樂曲，不是很應該的麼；感到了別人對自己的娛樂有一點小小的關心，小孩子的歡喜不是會加增麼？並且，阿美利並不是不講話，但她總像是喜歡只講些毫不關痛癢的話語；到了晚上，在小孩子們都去睡了的以後，我才拉她到傍邊，嚴厲地問她：

——你惱我領葛特律德去聽音樂會啊？
我得了這一個回答：

——你不給你自己的孩子們作的事情，
你給她作。

總是這樣的不服，總是這樣的拒絕，不肯

理解，喻言所說的，人們爲回來的兒子擺酒席，不爲在家裏滯着的兒子們設筵；只能希望得這一種祝筵的，葛特律德的廢疾，我看見她對着漠不關心，又叫我很難過，而，平日很匆忙的我，如果是順着天命，在那一天，很閒暇的過去，而她自己又深知道，我們的孩子們，不是有工作，就是有事情占身，她自己，阿美利，對音樂又毫無趣味，有工夫時，她總不想去音樂會，就是在我們門口，她都不去，那麼，她的非難是更大不應該了。

使我最難堪的，是阿美利竟敢公然的當着葛特律德講出來這些話因爲我把我的女人拉到了傍邊，她反更大聲起來故意叫葛特律德聽見。我與其說是悲哀，寧是憤恨，而，過了一會兒以後，阿美利離開了我的時候，我走近葛特律德的近前，我拉起她的纖纖的小手，放在我的臉上：

—— 哎，你看！這次我沒有哭。

——沒有：這次，該我哭啦，她說，她強向我
微笑；隨後，向我抬着的她那美的面孔，我看見
突然流滿了眼淚。

三月 八日

我能給阿美利的唯一的歡娛，就是我隱
忍着不去作她所不歡娛的事。這種極消極的
愛的表徵，是她允許我的唯一的東西。她把
我的生活給縮小到哪一點，這是她所毫不計較
的。啊！請上帝叫她要求我作難的行動呀！我給
她作成了冒險的事，賣命的事，我該是如何的
歡喜！然而，不見慣的事，可以說，他總都是拒絕
的；因此，人生裏的進步，在她總以為，不過是
把些個類似的日子給過去加上。她不希求新的
道德，她也不希求舊的道德的增長，她也不肯
從我身上承受。想在基督教裏除馴養本能而

外找出別的東西的，那靈魂的所有的努力，就是她沒排斥心的時候，他總是用不安的眼。

我要聲明，我一到苦夏特勒，我就完全忘記，照阿美利的囑咐，到我們的雜貨店裏算帳，給她帶一盒線回來。但以後我很惱恨我自己，連她都不會這樣埋怨我的；我真是惱自己惱得厲害啦，因為我本應承是不忘的，而並且我知道：“對小事忠實者，對大事始忠實”。——而我又恐怕她因於我忘却作出了什麼結論。我寧願意她就這件事給我些非難，因為在這一點我的確值得非難。然而，同往常一樣，想像中的不服勝過了正確的責難：啊，人生會是多麼的美，我們的苦難也能忍受得住罷，若是我們能滿足實在的罪惡，不去傾耳聽我們的心中的幻影，我們的心中的妖魔……但我在此地只記下來滿可作說教題目的這句話。（馬太十二章二十九節：“你們不要罣心。”）我在此地要描寫的，是葛特律德的智的精神的發

達的歷史，我折回到那裏。

我希望在這裏能一步挨一步的追隨着這個發展，我起首講述過牠的詳細了。可是，不但我沒有工夫去細微地記錄所有的變相，現在再去尋求牠那正確的連鎖都難乎其難了。我的記錄太拉扯了，我一起頭講述葛特律德的反省，同他的談話，那是最近的，而，偶然讀到這幾頁的人，聽見她，馬上的工夫，就這麼正確地發表意見，這麼明確地推理，一定會驚訝無疑。並且，她的進步也是有一種出人意外的迅速：她的心，是如何的敏捷，捉住了我放近她跟前的那智的養料，以及牠所所能捉到的一切東西，用同化和不住的成熟作用把那些東西化成了已有，我時時驚嘆她常常在我的思想以前想到，超越過我的思想，叫我驚訝，有時談來談去，我都不認識是我的學生了。

稍過數月之後，就瞅不出她的智力曾經昏睡過好久了，比一般的少女，比被外界給消

磨了的,被千百的無益的世慮把大好的注意力給吸引住了的,一般的少女,她反而表示出了格外的智慧。並且,我看得明白,她比我們以先所想的年紀大得多。好像她要把她的盲目去善爲利用,所以,我疑惑到,在好多的點上,這一種不具對於她會是一種便益都不定。不由自主地,我拿她同查樂特相比較,有時,我叫查樂特背書,瞅着有一小匹蚊子飛,就把她的心都給弄走了,我就想:“同是這一個孩子,只若是她眼睛看不見,她會如何地好好聽我說呀!”

不用說,葛特律德是非常嗜愛讀書,但苦心要追隨着她的思想,我喜歡她不要多讀書——至少我不在一起不要多讀書——特別是不要多讀聖經,這會令一個新教徒很以爲奇怪的。我以後再申說;但在論到這麼重要的一個問題之前,我先要述叙與音樂有關係的一件小事,我越想越覺得應配置在諾夏特勒

音樂會的稍後

是的，音樂會我記得是在加克回家的暑假前三個禮拜舉行的。其間，不止一次，我得叫葛特律德坐在我們教堂的小風琴的前邊，那小風琴平時歸M女史所經營，葛特律德現住在她的家中。M路易茲還未有開始葛特律德的音樂教育。雖然我對音樂有愛好，但我不大懂得，我挨着她對着鍵盤要坐下的時候，我滿沒想到能教給她什麼東西。

——不要，叫我自己來罷，她一彈的時候，她就同我說。我喜歡一個人試彈。

我很情願地離開了她，我覺得禮拜堂決不是我同她獨自閉居着的適當的地方，是因於對於聖地的一種尊敬，並不是怕人講閑話——在平時，別人的閑話，我是毫不在意；但此刻是關係到她的身上，並不僅是關係着我。我一有事出來叫我到這邊的時候，我就把她帶到這教堂裏，把她扔在那裏，有時，足足

扔了幾點鐘，隨後歸途再把她帶回來。她，如此的，忍耐着，專心發現了和音，傍晚，我看見了她，注意的，聽着一個和音，沈在一種深深的陶醉裏，

八月初旬的一天，離現在剛剛有六個多月，我去撫慰一位可憐的寡婦，趕上她沒有在家，我因折回來到教堂去帶葛特律德，我是把她放了在那裏的；她沒有想到我馬上就回得來，我看見加克在他身傍，我非常驚訝。他們倆誰都未聽見我進來，我作的很小的聲響被風琴的聲音給鎮壓住了。偵視人並不是我的天性，但關於葛特律德的，事事都令我經心：於是放輕了脚步，我，如逃跑的一般，爬上了通到會議室的幾層樓梯；是頂好的觀查的場所呀。我要說，我在那裏待着的那所有的時候，我沒有聽見他們互相講過在我面前他們沒有公然講過的一句話。但他緊挨着她，數次，我看見他拿起她的手，在鍵子上指導她的手指頭。這不已經是很奇怪麼，她要他的說明和指導，她

以前同我說過說明和指導她滿不想要？我因之非常驚訝，非常難受，連我對我自己都很不好明說呀，我已打算好了走到了倆個人的中間，這時我看見加克突然拿出他的表來：

——現在，到時候，我得走啦，他說；我父親就快回來啦。

我看見他當時把任他擺弄的那隻手放在他的口唇上；隨後他就走了。過了一會兒，毫無聲息地重下了樓梯，我開開了教堂的門，故意叫她聽見，叫她以為我剛剛回來。

——葛特律德！你要回家麼？風琴彈得很好啦罷？

——是，好多啦，她用她那很自然的聲音同我說；今天，我真是進步啦。

一種大的悲哀充滿在我的心裏，但我方才講的這宗事，我們誰都沒有作暗示。

我等了好久好久才得同加克單獨在一

起。我的女人，葛特律德，和小孩子們，照例，吃過飯就趕快退出去，扔下我們兩個讀書徹夜。但在我同他講話以先，我覺得我的心膨脹起來，感到些很混亂的感情，使我疚心的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怎麼談，我簡直都不敢談到。是他突然間打破了沈靜，向我聲明他決心各各假期都在我們這裏過活。可是，數日前，他曾向我們發表過他要到上阿爾普斯旅行的計劃。我女人和我都大大贊成；我知道他選作旅伴的他的朋友T在等候他；我也顯然明白這一種突然變卦與我方才冷不防看見的那場面是不無關係。一種大的憤懣率先使我激奮起來，但恐怕，隨隨便便說出來，我的兒子會對我決定地關住了心門，我也恐怕話講得太激昂以後會後悔；我用了十二分努力抑制住我自己，盡力用極自然的語調說：

——我相信，T總以為你靠得住，我同他說。

——啊！他回答說，他不會絕對以爲我靠得住，並且，找人代替我也不費難。我在這裏休養同在歐柏蘭一樣好，我深信我能善用我的時間，好過在山裏亂跑。

——可是，我說，你在此地有事情做啦。

他，感到我聲調裏有一種譏諷，瞅了我一下，但他未有分辨出是什麼動機，他因作一種隨隨便便的態度回答了：

——你知道，我總是喜歡讀書過於登山杖。

——是的，是的，我說，我也釘釘地瞅了他一下；可是，你覺得，陪着人一同練風琴，比讀書還有興會罷？

一定是他覺到他面紅了，因爲他把手放在額頭上，好像是遮避燈光似的，但他馬上就恢復了原狀，用一種我都預想不到會那樣鎮靜的聲音說：

——不要過於責備我，父親，我並不想要

瞞着你，你問得稍早啦，我正想要向你表白呢。

他莊莊正正地說話，如同人讀書一樣，一句一句說出來，好像是與他自己毫無關係。他所表示出來的異常的沉重，結果令我興奮起來。感到了我要打斷他的話語，他舉起了手，好像要對我說：不要，你以後可以說，讓我先說完；但我捉住了他一隻手，搖撼着：

——怕看見你把葛特律德的純粹的心裏給攪亂，我當頭棒喝地喊道，啊！我最好是再見不着你。我用不着你的表白！蹂躪不具，天真，純潔，是卑污之至，我相信你總不會，用這種討厭的冷靜同我說話……好好聽我說話；我專管葛特律德，以後再不許你同她講話，你摸她，你看她。

——可是父親，他用同樣的冷靜的調子又說，他的聲調令我失神，你要相信我，我尊敬葛特律德，你能怎麼尊敬我也怎麼尊敬。若是你以為其中有什麼可指摘的地方，那你未免

忒誤解我了。

不僅是在我的行爲裏，但就是在我的計劃裏，在我的心的隱祕處，我都敢說沒有。我愛葛特律德，我尊敬她，我向你說罷，我越愛她越尊敬她。想擾亂她的念頭，要蹂躪她的天真和她的盲目的念頭，我也覺得卑劣，和你一樣。說着，他明說出來對於她的心情，就是要作一個扶助者，一個朋友，一個丈夫；在他要娶她的決心未有定以前，他想沒有同我說的必要；這種決心，葛特律德她自己還不知道，他想要預先向我說。——這是我要向你作的表白，他又接着道，我再沒有別的向你懺悔的了，請你相信。

這一片話令我茫然自失。一邊聽着，我覺得我的頭蓋砰砰地直跳。我只預備好了非難的話語，他一點一點地把我發氣的理由完全克服，我覺得我越發失掉了脚步，他說完了話，我當他簡直沒有話說。

——我們睡覺去罷，在很長的靜默之後，

我終同他說。我站起來，把手放在他肩上。明天我再告訴我對這些事有什麼意見。

——至少，請你告訴我到底你跟我生氣沒有。

——我要今夜裏反想一下。

翌日，我重睹見加克的時候，真像我是初次同他見面一樣。突然間我看見我的兒子已經不是個小孩子，是一個青年了；當我拿他當孩子看待，被我看破的這一種戀愛，我總會覺得怪異。我過了一夜，我想明白了那反而是自然而且正常。但爲什麼我對牠的不滿反越法厲害呢？這點，事過稍後，才令我明曉。率先，我得同加克講，得向他表明我的決心。一種和良心本能一樣正確的本能告訴我說得犧牲一切去阻止這段婚姻。

我把加克拉到庭園的深處；是在那裏我先同他說：

——你向葛特律德發表了沒有？

——沒有，他向我說，或者她已感到了我的愛情；但我沒有同她明說。

——好啦！你要應許我暫且還不要同她說。

——父親，我決定服從你命令；可是，你的道理，我能不能知道呢？

我躊躇著沒有向他說出來，我很怕先來在我心裏那些道理是些個說不出來的道理。老實說罷，是良心支配我的行為，並不是道理啊。

——葛特律德是很年輕，我最後說，你要想，她還沒有領受聖體呢。你是知道的，她是跟別人不同的一個小孩子，哎！她的發育非常晚，像她那樣的純真，她一聽見了愛情的頭幾句話語，她一定只會有十二分感激；正因為這種原因，最好是不要同她說，乘人的不備去掠奪，是卑劣的行為啊；我知道你不是一個卑劣漢。你的感情，你說，是毫無可指摘的，但我說呢，你

的感情是有罪的，因為你的感情早熟。葛特律德還沒有慎重，是我們應當對於她慎重。這是一件良心上問題。

加克太好了，拿我在他小時候常用的：“我要問你的良心”這句簡單話語，就滿能把他給抑制住了。說着話我瞅了瞅他，我想到，若是葛特律德能看見他的話，她終不能不嘆美他這又直又柔的美麗而偉大的身軀，他這無皺的美的額頭，他這真摯的眼神，他這雅氣的，但突然露着嚴肅的陰暈的面孔。他光着腦袋，他的灰色的頭髮，在那時長得老長的，輕輕地在他頭蓋上捲成了渦卷，把他耳朵給蓋住了一半。

——我還要求你一件事，我從我們坐着的那橈子上站起來，又說：你說，你有意後天出發；我請你不要變更行期。你得去整整一個月；這一次，旅行請你一天都不要縮短。行麼？

——是，父親，我照辦。

我覺得他好像顏色變得非常的蒼白，連他的嘴唇都沒有顏色了，但我總以為服從得這麼快，他的愛情總不會很強烈；我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舒暢。並且，我很感激他的順從。

——我又看見了我所愛的孩子了，我跟他慢慢地說，我把他拉到我跟前，我把我的嘴唇放在他額頭上。他那方面，輕輕往後退了一退；可是我不願意故意去傷心。

三月十日

我們家裏非常狹窄，我們得互相擠着點兒住，固然我在二樓占有一個小房間，我可以在裏邊閑居，會客，這對於我的工作時常終感不便；特別是我要同我的家裏某一個人單獨講話的時候，更覺得不方便了，小孩子們淘氣，管那個房間叫做聖地，那裏是不許他們進去

的，在這種客廳裏有什麼事故，若是不作出十分嚴重的態度去講話終久不成；但這天早晨，加克上諾夏特勒去了，他得到那裏買旅行用的靴襪，天氣是非常的好，小孩子們，吃完了早飯，同葛特律德出去了，他們領着她，她領着他們。（查樂特特別對她親切，我很高興地記錄在此地。）我，很自然地，在吃茶的時候，得同阿美利單獨聚在一起，我們總是在公共的廳裏吃茶的。這是我所希望的，因為我遲延到現在還沒有同她說過，我很少很少同她私自呆在一起，我覺着好像胆怯似的，我要同她講的這事件的重要令我為難，好像是不是加克的表白，是我自己的表白似的。在未有講話以前，我也感到了，兩個人，總是作同樣的生活，而又互相愛的兩個人，竟會（或者可以說至於）難相了解互相隔閡到如何地步；話語，在這種場合之下，無論是我們向他人說的，無論是他人向我們說的，都像鐵錘似地悲淒地振響着，告

訴我們這間壁的阻力,這間壁,如果是人不小心,就要越來越厚……

——加克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同我說過了,當她斟茶的時候,我起首說;加克的聲音昨天是非常的穩健,而我的聲音是戰戰兢兢的。他對葛特律德的愛情,他同我說。

——他同你說過是好極了,她說,她毫無有礙我,她仍繼續作她的主婦的工作,好像是我告訴她一種極當然的事情似的,也可以說好像是我什麼都沒有當她說似的。

——他向我說過他要同她結婚的慾念,他的決心……

——早就知道,她喃喃地說,輕輕地聳了聳肩膀。

——彼時你就知道啦?我說,我少微有點發神經。

——好久好久就知道有這麼回事情,可是,這一種事情是男人們注意不到的。

抗辯也沒有用處,並且她的回答也許有幾分道理,我僅僅阻撓說:

——在這種情形,你滿應當同我說。

她用她的嘴唇角伶仃的一下子微笑了,時常她總帶着這一種微笑,袒護她自己的隱蔽,他斜斜地搖了搖頭:

——你所注意不到的事,若是叫我統統都告訴你呀!

這一種諷刺是什麼意思呢?這是我所不知道的,也是我不想去知道的,我往別處說:

——究竟,我要問問你,你對這件事什麼意見。

她嘆息了一聲,隨後說:

——你是知道的,她這個孩子在我們這兒待着,我始終就沒有贊成啊。

看見她如此的追溯起過去的勾當,我儼都惱不出來,非常的難受。

——不是說葛特律德在這裏住不住的

問題我說但阿美利已經接着往下說：

——我總想，除了自尋煩惱找不出別的結果。

滿心要想和她和解，我把她的話當頭給攔住：

——那麼，你想這種結婚是自尋煩惱啦，好啦！我正想聽你說這句話呢，我們意見一致，好極啦。我接着又說，加克已馴順服從了我說給他的道理，她用不着再擔心，他已承諾明天出去旅行，得去一個月。

——他回來再看見葛特律德，你擔心，我也是擔心，我最後說，我想最好是把她託給M女史照管，我可以繼續到她家裏看她，我並不瞞你說，我對她須盡真正的義務。適才，我探問過這位新的女主人，她滿願意給我們盡義務。那麼，你討厭的這個人，你也可以擺脫開。M路易茲照顧葛特律德，她對於這種辦法非常歡喜，她教給她和聲，她現在已很高興了。

阿美利像胸有成竹似的，緘默着不作聲，我又往下說：

——得別叫加克背着我們到那兒會葛特律德去，我想最好是把事情告訴給M女史知道，你想是不是呢？

我要用這一個質問逼出阿美利的一言半語來；但她緊閉着口唇，好像是立了誓一言不發似的。我又接着說，並不是我有話還沒說完，是因為我受不了她的沉默：

——並且，加克從旅行回來，愛情也就許治好啦。在他這種年令，自己的欲望怕還不知道罷？

——啊！就是上了歲數，也不是總知道的，她最後很離奇地說了。

她這種悶人的斷定的語調令我忿怒，因為我生性很古板，不慣聽玄言妙語。我轉過身去向着她，我叫她釋明是暗含着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她淒涼地說。我只想到，

適才你要我把你所注意不到的事情告訴你。

——可是？

——可是，我跟你說罷，這不好告訴人。

我說過，我頂怕玄語，原則上，我是不要含糊話的：

——若是你想叫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就再說得明白點兒，我帶着一種大概是有點粗野的態度說，但我馬上就後悔了；因為我看她的口唇頃刻間顫慄起來。她轉過頭去，隨後，她站起來，在屋裏走了，蹣跚的，好像在蹣跚似的幾步。

——可是，究竟，阿美利，我喊叫說，爲什麼你仍在悲傷呢，現在一切依然如故喇？

我覺得是我的眼神令她受不住，是我轉過身去，胳膊柱在棹子上，頭倚在手裏，我向她說：

——我方才同你說話太刻薄啦，請你原恕。

說罷，我覺得她走到我跟前來，以後我覺得她

的手指輕輕地放在我的額頭上,同時她用一種多情的滿都是淚的聲音同我說:

——我的可憐的朋友!

隨即她馬上就離開了那房間。

當時我覺得是玄妙的阿美利的幾段話語,稍後我明白了;我照着最初我感到的那樣在這裏講出來;但那一天我只曉得葛特律德走的時候到了。

三月 十二日

我強制了我自己擔負天天犧牲給葛特律德一點時間的這種義務,是照着我每天事情的忙閑,也許幾點鐘,也許幾分鐘,我同阿美利作那種談話的那天的第二天,我覺得我很閑,並且,有明媚春光的誘惑我因引葛特律德穿過了樹林直到鷺拉山那婉蜒的處所,從那

裏，透過樹枝的紗帳，眺望到下面廣大無邊的土地的彼方，天朗氣清時，在一層薄霧上邊，可望見雪白的阿爾普斯連山的絕景。太陽已經傾斜在我們左邊了，爲我們到了我們常常坐着的地點。長着繁密的刈短的草的牧場在我們腳底下坡漫下去；很遠處，幾隻牛在吃草，各各牛，在山中的羣裏，頸上帶着鈴兒。

——牠們在描繪風景呀，葛特律德聽見了牠們的鈴聲說道。

她要求我，如同在每次散步一樣，給她描寫我們止了步的那個地點。

——可是，我同她說，這地方你早就認得哩；這是可以望見阿爾普斯連山的那個林邊。

——今天很看得見山麼？

——能完全看見山的雄大。

——你跟我說過山每天同每天有點兒不同。

——今天我拿什麼比方這山呢？拿夏天

正午的乾渴罷。在夕暮以前，牠們要完全在空氣中溶散了。

——我願意你告訴我在我們前面的大的牧場裏有沒有百合。

——沒有，葛特律德；百合不長在這些高處；長也不過是微微寥寥幾種。

——人們叫做田野的百合的那種，也沒有麼？

——田野裏沒有百合。

——諾夏特勒附近田野也沒有百合麼？

——就沒有田野的百合。

——那麼，爲什麼主同我們說：“看田野的百合”呢？

——在他那時代定不可疑是有的，所以他說；但人類的培養把野百合給滅絕了。

——我記得你時常同我說，這地上最大的需要，是信和愛。你沒想到，有少許信心，人會重睹見田野的百合麼？我呀，我聽見這種話語，

跟你說罷，我就看見了田野的百合。我來描寫給你聽，你聽麼？——可以說，是些個火焰的鐘，是些個充滿愛的薰香被晚風搖蕩的碧色的大鐘啊。爲什麼你跟我說沒有呢？在我們前邊。我覺到有！我看見全牧場裏滿都是百合。

——百合花不比你所想的還好看啊，我的葛特律德。

——要說不比那還不好看啊。

——跟你所想的一樣的好看。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在他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的一朵呢，”她引用基督的話語，說，聽見了她的聲音那麼的流麗，我彷彿像是初次聽見了這段話似的。“在他極榮華的時候，”她沈思地重複着說，隨後她靜默待了一會兒，我因說：

——我同你說過了。葛特律德：有眼睛的人們是不知道看的人們。從我心的深處，我聽見湧上來這個禱告：“我感謝你，上帝，你向聰

明人所隱藏的,你顯示給心虛的人!”

——如果你知道,於是她在一種快闊的奮昂中喊叫說,如果你能知道如何我容易的想像了這一切啊,哎,你要我給你描寫這風景麼?……在我們後邊,在我們的頭上和週圍,是大樅樹,有樹脂香,樹幹是柘榴色,往四外直伸着蒼鬱的長枝,風要刮灣樹枝的時候,樹枝這吼吼哀叫。在我們腳底下,如同打開了的一本書,斜放在山的棹台上,綠色的各式各樣色的大牧場,日陰發藍色,太陽照的作金黃色,書中的清清楚楚的文字是些花——有龍胆,有白頭翁,有毛茛,有所羅門的美麗的百合——牛用牠們的鈴聲給連綴起來,天使在那兒誦讀,因為你說人的眼睛是閉着的。在書的底下,我看見有一條烟霧噴騰的大的銀河,把那個神祕的深淵完全蓋住,是一條橫無際涯的大河,除了那兒,我們前邊老遠老遠地方,那絢爛美麗的阿爾普斯山而外,再沒有別的邊岸……加

克要去的地方就是那兒。你告訴我：當真他明天走麼？

——他明天總得走啦。他同你說過麼？

——他沒同我說過；可是我知道。他得去呆好久麼？

——一個月……葛特律德，我要問你……爲什麼你不跟我說他到禮拜堂裏來找你呢？

——他來禮拜堂裏找過我兩次啊！我想一點兒都不藏瞞你；可是我很怕令你難受。

——你不跟我說，也叫我難受。

她的手找我的手。

——他走很悲哀啊。

——告訴我，葛特律德……他沒跟你說過他愛你麼？

——他沒有同我說；但我很知道，不用人說。他不及你愛我。

——可，你，葛特律德，你看見他走。你苦痛

不的?

——我想他走了最好不過。我配不上他。

——可是，說：苦痛不的，你，看見他走了?

——你深知道，我愛的是你啊，牧師……

啊!爲什麼你拉開你的手呢?若是你沒有結婚，我要不這樣同你說，可是誰都不同一個盲女結婚的。那麼，爲什麼我們不能相愛呢?你說，牧師，你想這是惡麼?

——愛中決無惡。

——我在我心裏只感到善。我不願意使加克苦痛。我願意誰都沒有苦痛……我願意只給人幸福。

——加克想同你結婚。

——他走以前你容我同他說話麼?我要令他知道，他得斷念別愛我。牧師，你知道罷，我同誰都不能結婚呀?你叫我同他說話不叫?

——到晚上說。

——不，明天;等到他走的時候……

太陽在輝煌燦爛之中落下去了。空氣和
媛。我們站起來，一邊說着話，我們就上了冥暗
的歸途。

第 二 卷

四月 二十五日

我暫時得把這日記拋開。

雪到底融了，路一定能走得，我就得去辦村封鎖時不得不長期擱置的好多好多的事務。僅僅昨天，我得着一點兒閒暇。

昨夜晚，我又把我所寫過的重新看了一遍。

在我敢把在我心中祕藏好久的感情呼喚出來的今天，我有點明白了爲什麼我會誤解直到現在；爲什麼我所述過的阿美利的那幾段話語會令我覺得玄妙；爲什麼在葛特律德的純真的告白以後，我還會疑惑到底我愛

她不愛她。總而言之，是因為那時我除結婚以外不承認會有戀愛存在，而在令我那麼情熱地傾心於葛特律德的那種感情裏，我不肯承認有什麼得防禁的分子。

她的告白的純真，以至那種率直樣子，都使我放心。我總說：那是一個小孩子。真的愛情，沒有羞慚，沒有紅臉，是不會進行的。在我這方面，我以為，我愛她如同人愛一個不具的孩子。我照顧她如同人照顧一個病人一樣，——從一種牽連，我作成了道德的責任和義務。是的，當真，就是在我所報告過的她同我說話的那一晚上，我覺得我的靈魂非常的輕快，非常的快活，我自己還是誤解，抄錄了這一段話語我仍然是誤解。因為我相信戀愛是有罪的，我承認凡是有罪的都會壓灣了靈魂，我感不到靈魂上有重担，我相信那不是戀愛。

我報告了這片對話，不止是照着當時說話的那種樣子，並且我照着那全樣的心情給

抄錄出來；老實說，在今天晚上，我重了一遍我才明白……

加克一走——我允許了葛特律德和他談話，他到假期的末日才回來，也許是故意躲葛特律德，也許是故意不當我不同她講話——我們的生活又很平靜地渡過，葛特律德按照所定規的，到路易茲女史家裏住，我天天到那裏看她，我，還恐怕是戀愛，我故意再不說使我們感動的任何話語，我再不拿牧師資格向她說話了，大多時間，是當着路易茲的面，我特別是注意她的宗教教育，給她預備領受聖體禮，她是要在復活節時領受的。

復活節那一天，我也領受了聖體。

這是兩個禮拜以前的事情。叫我驚訝的事，到我們這兒來過一個禮拜的假期的加克，沒有同我到聖棹傍邊，阿美利也同樣的迴避我，是我們結婚來的頭一次，我不得不說出來

我真是難受，好像他們合計過，給這個尊嚴的聚會拆台，給我的歡樂上投上暗影。這點，我仍慶幸葛特律德沒能看見，因之我能自己一個人担受這暗影的重載。我深知道阿美利，她的行爲裏所暗含的間接的非難的全部，我是不會看不出來的。她決不公然地非難我，但她要用一種隔絕向我表示出她的不同意來。

這一種的不服——我說罷，我真怕想牠——會把阿美利的靈魂給轉換得那樣，直使她離開了她的至高的利益，我想起來真是痛心極了。回到家裏，我用了我全心的至誠爲她祈禱。

至於加克的迴避，是完全別有動機，稍後，我同他的談話給闡明了。

五月 三日

葛特律德的宗教教育使我用新的眼睛讀福音書。我越看越覺得，作成我們基督教信仰的那好多觀念，不是從基督的話語裏出來的，乃是從聖保羅的解釋。

這正是我近來同加克所討論的問題。素質有一點乾燥，他的心不能給他的思想供給充實的資料；他成了傳統的和武斷的了。他非難我在基督教教理選擇了“我所喜悅的東西”。但我沒有把基督的話語這一段那一段的加過選擇。僅僅，在基督和聖保羅之間，我選擇了基督。恐怕把他們弄成了互相背馳，他不肯把他們分解開，他不承認兩者之間有靈感的差異，若是我同他說這裏我聽見了人的聲音，那裏我聽見了神的聲音，他就反對。他越辯駁，他越使我確信：他概未有感到基督的極細微的話裏那純粹神聖的聲調。

我找穿了福音書，我怎找也找不着命令，威脅擁護……那都是聖保羅的。在基督的話

語裏，確是決找不出來，那令加克鬧頭。像他那樣的靈魂在身傍一沒有了防壁，欄干，和監護者，自己就以爲是墮落。並且，他們所棄掉的自由，別人身上有他們是受不住的，他們希望強制的得到別人要用愛給他們的一切東西。

——可是，父親，他同我說，我，我也希望靈魂的幸福。

——不是；你希望他們的順從。

——幸福就是在順從裏頭。

我任憑他說了最後的這句話，因爲我不願意作無聊的爭論；但我很知道，想我幸福，用反而應是幸福的結果的東西去找幸福，人到害了幸福——而有愛的靈魂拿他的出心的順從當作幸福的那種思想如果是真的，那麼，什麼都不能比無愛的順從再能隔離幸福的了。

總之，加克很能辯論，雖然我看見一個這麼年青的人心裏已經有如此的教理的頑固，

我忍受不住，但我的確要讚美他的辯論的才能和他的論理的確實。時常我覺得好像我比他年輕得多；我今天比我昨天年青，我重念了這句話：“你們若不像小孩子似的，你們不會進天國。”

在福音書到處看見有一種達到幸福生活的方法是背叛基督麼，是滅福音書的價值麼，是瀆褻福音書麼，快樂狀態，是我們的疑惑和我們的心硬所阻止的，對於基督徒，是一種義務狀態。各人多少都能有享快樂。各人都得向快樂努力。葛特律德的唯一微笑，教我領悟好多東西，是我的功課所不能教給她的。

基督的這句話恍然樹立在我的面前。
“若是你們是瞎子，你們不會犯罪。”罪，是蒙昧靈魂的，是與快樂相反的。葛特律德的完全的幸福，從她的全生命中放出了光輝，是因為她不知道罪得來的。她的身上，只有光明和愛。

我把四福音書，詩篇，啓示錄，約翰三書放

在她的謹慎的手裏，從約翰三書中她可讀得：“上帝是光，在他身上決沒有黑暗，”如同在福音書中她可以聽得主說：“我是世界的光；從我來的不會在黑暗裏走。”我不肯給她保羅的書信，因為，她是盲目的，不知道罪，“罪因誠命更顯得是惡極了”（羅馬人書七章十三節）這句話，以及緊接着的那所有的辯證，無論是怎麼的可嘆美，使她讀，令她苦悶，有什麼用處呢？

五月 八日

昨天馬丹醫生從緒得達來了。他用檢眼鏡把葛特律德的眼睛看了好久。他同我說，他同盧詹諾的專門家路博士談過葛特律德。他要把他的檢查的結果報告給他。他們兩個人的意見都是葛特律德總是行得手術。但我們

定規好了：沒有確實把握之先，一點都別同她說。馬丹須把診斷結果報告給我。馬上就怕要消滅的一種希望，給葛特律德引起來，有什麼好處呢？——並且，就這樣，他不是幸福麼？……

五月 十日

復活節，加克和葛特律德又會見了，當着我的面，——至少，加克他重見了葛特律德，同她講了話，但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他沒有表示出多少感動樣子，不像我所懼怕的那樣。我重新揣想，真是那麼熱烈，他的愛情是不會容易就消滅的，縱令，去年他出發以前，葛特律德向她聲明過這種愛情是終無希望。我承認他用“您”稱呼葛特律德，那的確是很好了；我到是未有要求過她那樣，所以他自己能懂到那一點，我深以為慶幸。他內面的確有好多

好多的善良。

然而我總疑惑，加克的這一種順從，並不是沒有駁辯和抗爭。討厭的是，他要課及他心上的那種強制，現在他以為那是好的；他要把那種強制加給衆人身上；我，在我以先同他作的辯論中感覺出來這點，我上邊已經報告過了。不是拉·盧什福致說過才知往往是心的欺瞞者麼？我知道他的氣質，認定他是越辯論主張越頑固的一個人，不消說，我馬上就再不敢令他注意那件事了；可是，就在那天晚上，正正在聖保羅書裏邊，找着答他的話語（我只能用他的武器打他），我注意的扔到他房裏一張短箋，裏邊他可以讀得：“不喫的人不可論斷喫的人，因為上帝已經收納他了。”（羅馬人書十四章二節）。

我滿想把以下抄錄下來：“我知道，又憑着主耶穌深信，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唯獨人以爲不潔淨的，在他就不潔淨了。”——但

我沒有敢，我恐怕加克會推測在我心裏，關於葛特律德，有什麼邪曲的見解，那樣擾亂他的心思是不可以的。明明白白此地是講到食物；但聖經別的地方，可以作二重或三重的解釋的，不是有好多好多麼？（“如果你的眼睛……”面包的增加，迦南婚筵時的奇蹟，等等……）用不着在此地瞎辯；這一個節句的意思是廣而深：束縛不應是法律所給的，乃是愛情所給的，而聖保羅接着馬上就喊道：“你若因食物叫兄弟憂愁，就不是按着愛人的道理行。”惡魔攻打我們，是因為我們缺少愛主！不屬於愛的所有的東西請你從我心裏給拿去啊……我同加克挑戰是我的過錯；第二天，我在我的棹子上發現了我抄錄節句的那一個紙單：在頁背面，加克簡潔地抄錄下同章的這另一個節句：“基督已經替死的那人，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敗壞。”（羅馬人書十四章十五節）。

我把全章又重讀了一遍。這是一個沒有完的論辯的出發點。我能用這些紛擾去攪亂；我能用這些陰雲去蔽暗，葛特律德的光明的天空麼？——當我教給她，令她相信，唯一的罪惡就是傾陷他人的幸福，或者是危害我們自己的幸福的時候，我不是更接近基督麼，我不是把她在這裏支持住了麼？

哎！有些靈魂是特別的拒絕幸福；是無能拙笨……我想起來我那可憐的阿美利。我不住的向幸福招引她，向幸福驅逐她，想強制她向幸福。是的，我想把每個人都提高直到上帝那裏。但她不住地逃避，給自己關上門，如同太陽光不能叫開的那些花一樣。她所看見的一切，使她不安，使她苦惱。

——你要幹什麼，我的朋友，她有一天同我說，我生來不是瞎子。

啊！她這種嘲笑真令我心痛，我想不難過得用何等的修鍊啊！我總覺得，她應該理解，她

對葛特律德的不具所下的這種諷刺，實質上是專爲令我難堪。她使我覺得，葛特律德內面我特別稱讚的地方，是她的無限的溫厚：我概未聽見她對傍人陳述過絲毫的不服。實在，會令她難堪的，我一概沒叫她知道過。

如同幸福的靈魂，用愛的照耀，把幸福給傳播到周圍一樣，在阿美利周圍一切都是陰慘的是黑暗的，阿美利怕會寫出來說她的靈魂在放黑光。我看了窮人，病人，苦惱的人，鬥爭了一天之後，夜幕落下時，我歸到家裏，有時疲累得利害，滿心是休息，愛情，和溫暖的強烈的要求，但這時，我在我的爐邊，通常，只發現了憂悶，責語，糾紛，比較起來，我覺得外邊的寒冷和風雨是好得有千百倍，我知道我們的老媽子露莎利總是一個勁兒地剛愎；但她不永遠是錯，而阿美利要她屈服也不永遠是對的。我很知道，查落特和戈斯巴爾鬧得特別的兇；但阿美利若是不吵得她們這麼利害，不跟着她們老

秒，怕會叫他們好一點罷？過度的規戒，說論，叱責，把鋒刃都磨沒了，同海濱上的小石頭一樣；小孩子們不感受什麼挫折，不像我似的。我很知道小克洛德出牙（至少，他要叫吼的時候，他母親每次拿着藉口），但一叫喚，她同莎拉，馬上就跑來，不住地慣寵他，不是越法令他叫喚麼？我總想，若是，我不在那兒的時候，遇着機會，扔在那兒，令他盡量的叫喚個夠，他也就許不常叫喚啦。但我很知道，特別是他叫喚時候，她們趕快跑來。

莎拉像她母親，因此我總想把她送到寄宿舍裏去。她並不像，可嘆！她母親在她這年齡，我們定訂婚時候的那樣，但她很像物質生活的憂慮把她母親造成了的那個樣子，我意思是說生活憂慮的陶養（因為的確是阿美利把他們陶養成的）。起先對着我心的崇高的飛躍微笑的，我夢想着本能地同我的生命結合，好像在我前邊走，向光明處引我的，那位天

使，現在我想在她身上認識出來，是難乎其難了——亦許是，愛情那時候把我弄迷昏啦……因爲我在莎拉身上，除了世俗的以外，發現不出來別的專心；同她母親那樣子似的，她專好爲無聊的世慮操心；甚至她的面孔，沒有絲毫的內心的火焰給露生氣來，是陰氣的，如同死的魘了一樣。對於詩歌毫無興趣，通常也沒有興趣讀書；她同她母親談話，我概未碰見我會願意參加的時候，我在她們傍邊，比我閉居在我的書齋裏，我的孤獨還痛感得厲害，所以一點一點地，我養成了在書齋待着的習慣。

自秋天以來，天黑得快使我有勇氣，在我的巡行時間所許可的範圍之內，就是說我能老早回來的時候，每次我都到 M 女史家裏吃茶，我已成習慣了。我還沒有說過呢，自去年十一月以來，M 路易茲同葛特律德一同又收養了三個盲目的小姑娘，是馬丹託給她照管的；葛特律德，這次輪到了她的班兒，教給她們讀

書教給她們作瑣碎的事情，那幾個小姑娘已經作得很熟練了。

一到了那‘倉’的溫暖的霧圍氣中，我是如何的安息，是如何的舒暢啊，若是，有時，得待上個三天兩日不到那裏去，我總像缺少了好多東西是的。M女史，不用說，得同葛特律德和那個小學生在一同住，對於她們的教養她毫不覺麻煩，毫不感苦惱；三個女僕非常熱心地幫助她，給她省掉了一切的勞苦。但人們能說，財富和閑暇是總有價值麼？所有的時間中，M路易茲大都是給窮人作事；她有一個深厚的宗教的靈魂，她好像作事只是給這現世服役，活着只是爲愛人；雖然她的頭髮已幾乎完全成了銀白色，被一個透紗的帽子籠住，再沒有比她的微笑更像小孩子的了；再沒有她的舉動更和諧的，再沒有比她的語聲更音樂的。葛特律德學會了她的態度，她的說話的樣子，不止是她語聲的抑揚，並且她的思想的抑

揚，她的全身的抑揚——這種相似，我拿着向她們倆取笑，但她們誰都不承認會看出來。如果我有時間，能在她們傍邊多逗留一陣，瞅着她們，一個挨着一個坐着，葛特律德也許把額頭倚在她的朋友肩上，也許隨便把她的一隻手放在她的手裏，聽我讀拉馬丁或者雨果的詩句，我是如何的喜悅啊；我在她們這兩個澄清的靈魂裏瞅見那詩的反光，我真是如何的喜悅啊！就是那幾個小學生也不是毫無感覺。小孩子們，在這種平和與愛的雰圍氣中，異常地發達，作出了驚人的進步。當路易茲女史同我說，要教給他們跳舞，不是爲娛樂是爲的衛生，起初，我只是微笑了一笑；但我現在很讚美她們所學成的那運動的節奏的優美，可惜她們自己是不能夠鑑賞啊。然而，M路易茲告訴我說，她們所看不見的這些動作，她們筋肉上感覺出來牠的調和。葛特律德給這些跳舞加上了一種優美，一種可愛的迷人的優美，並且，

她對跳舞有一種極熱烈的興會。有時，M 路易茲參入小孩子們的遊戲，那時葛特律德坐在鋼琴傍邊。她的音樂上的進步是很驚人的；現在每禮拜日她管教堂的風琴，她用短的即興樂作讚美歌的序曲。

每禮拜天她來我們家裏吃午飯；我的小孩子們看見她很高興，雖然他們的趣味同她的趣味漸漸越法不同。阿美利也不大發神經啦，一頓飯可以毫無裂痕吃畢。全家隨後陪葛特律德到‘倉’裏去吃點心。對於我的小孩子們是過節啊，路易茲很喜歡慣寵他們，給他們好多的糖果。就是不肯感受他人慇懃的阿美利，末尾，也展開自己的皺紋，好像完全又年青了似的。我相信，在她的生活的乾燥無味的途中，沒有這一個停止，今後她怕要不容易過活下去。

五月 十八日

現在又到了天朗氣清的時候，我又可以同葛特律德出去了，我好久以來未得同她出去（因為，新近，又有雪落，直至最近幾天，道路是壞得厲害），並且，好久以來我也沒得同她單獨在一起了。

我們走得很快；新鮮的空氣在她雙頰上染了色，不住地把她的金絲髮給拉到臉上來。當我們順着泥炭地走的時候，我採了幾棵開花的蘭草，我把草莖輕輕插在她的頭巾底下，隨後，我拿着跟她頭髮編在一起，使她的頭髮不搭落下來。

我們差不多一句話還沒有說呢，我們很驚訝我們單獨待在一起，這時，葛特律德把她那沒有視線的面孔轉過來衝着我，猛然間問我說：

——你以為加克還愛我麼？

——他已決心對你斷念了，我馬上回答說。

——可是，你以為他知道你愛我麼？她又說。

自從我所記錄過的去年夏天那次談話以來，已經六個多月過去了（這我是很驚訝的），我們彼此之間，連愛的一個字都沒有再提過，我們總沒有單獨待在一起，我已經說過了，那樣是至好不過的了……葛特律德的這個問題令我的心動悸得非常利害，我不得不把我們的步法緩了一緩。

——但是所有的人，葛特律德，都知道我愛你，我喊道。她沒上這個當：

——不，不；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而沈默了一會之後，她又說，低着頭：

——我孀母阿美利也知道這件事；我是知道這使她悲哀呀。

——她沒這件事也是悲哀，我抗辯，用一

種沒有自信的聲音說。她的素質是悲哀的。

——啊！你總想按撫我，她說，帶着一種不耐煩的樣子。但我不願意被按撫住就完了。我知，有好些事情你不叫我知道，怕我不安，怕令我苦痛；有好些事情我不知道，所以有時……

她的語聲越法越法地低下了；她停住，像沒了氣似的。我，等她說完了末尾這幾個字，問她：

——有時怎麼？……

——所以有時，她悲淒地又說，我從你得來的所有的幸福，我覺得，是由於我的無知。

——可是，葛特律德 …

——哎，你叫我說完：我不要這樣的幸福。你要明白，我不……我不願意幸福。我很願意知道。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好多好多確實是悲哀的事情，我不能看得見，但你沒有權利令我不知道；在冬天這幾個月我反想了好久；我恐怕呀，全世界不會像你使我相信的那樣美而

且，怕是相差得很遠罷。

——當真是人時常把地上醜化了，我恐懼地下了斷定，因為她的思致的飛躍使我恐怖；我試着給牠轉換方向，我一方對成功完全絕望。好像她正等着這幾句話，因為，她馬上就搶過來，如同搶到作成鎖鍊的一個鉄環子一樣：

——正正是，她喊叫；我願意確知沒有把惡加多。

我們在沉默中，很快地，繼續往前走，走了很多工夫。我滿可同她說的一切的話，同我感到她所想的話，預先就抵解了；我恐怕引起我們兩人的運命有關係的話語來。想到馬丹同我說的話，或者可以令她眼睛看得見，一種大的苦惱就把我的心頭纏繞住。

——我滿想要問你，她最後又說——但我不知道怎麼說呢？

——的確，她想要奮起她所有的勇氣來，如同我要喚起我的勇氣去聽她一樣。但我怎

能夠預知使她煩悶的那問題呢：

—— 盲女的小孩子們生下來必定是盲的麼？

我不知道，我們兩個人的哪一個，這一段談話給壓迫給的最利害；但現在我們不得不接着談下去。

—— 不然，葛特律德我同她說：只有幾個特別的例外，決沒有他們必得盲的那種道理。

她好像格外的安心了。我滿想轉過來問她爲什麼問這種話；我沒有勇氣了，我笨拙接着說：

—— 可是，葛特律德，想要小孩子，得結婚啊。

—— 別同我說這種話，牧師。我知道這不是真的。

—— 我同你說的這句話，是本應當同你說的，我抗辯說，但實際，自然的法律許可人類同上帝的法律所禁止的地方。

——你時常同我說,上帝的法律就是愛的法律那種東西。

——此地所謂的愛,並不是也可以稱作仁慈的那種愛呀。

——你是由於仁慈愛我麼?

——你很知道不是那樣,我的葛特律德。

——那麼,你承認我們的愛是違反上帝的法律麼?

——你是什麼意思呢?

——啊!你很知道,用不着叫我說。

我想騙她也沒騙過去;我的心跳着,想給我的脫綫的辯論找個遁路。我茫然自失地喊道:

——葛特律德……你想你的愛是有罪的麼?

她修正了一下:

——說我們的愛……我以為不能不那樣去想。

——若那麼呢？……我猛覺得好像我聲音裏有一種嘆願似的，這時，她沒等喘過氣來，就把話說完了：

——但我終不能不愛你。

這都是昨天的事情。我起初躊躇不敢寫……我已不知道散步是怎麼樣告終的了。我們走的飛快，如同逃跑一樣，我拉着緊緊地貼在我身上的她的胳膊。我的靈魂離開了我的肉體已到了那一點——我覺着，路上的一塊小石頭好像都會使我們兩個人在地上滾倒了。

五月 十九日

馬丹今天早晨又來了。葛特律德行得手術，盧已斷定了，要求把她託給他看管幾天。我是不能反對他的意見，然而，懦怯地，我要求反

省。我要求了輕輕地給她行手術……我的心當然要歡喜得直跳啦，但我覺得壓擗在我心上，如同一種說不出的苦惱一樣沉重。一想到得告訴葛特律德她的眼睛總會看得見，我就沒有了勇氣了。

五月 十九日夜

我又會見了葛特律德，我並未同她講，在‘倉’裏，今天晚上，客廳一個人都沒有，我一直到她房間裏，只有我們兩個人。

我把她緊抱在懷中，抱了好久，她一點都未有動彈來拒絕我，當她抬起她的額頭沖向我的時候，我們的口唇就遇上了……

五月 二十一日

是爲得我們,主,你作了這麼深的,這麼美的夜麼?是爲我麼?空氣是溫暖的,從我的開着的窗戶月光進來,我聽見天上的無邊的沈靜。啊,全創造的渾同的讚美,我的心在一種無言的大歡悅裏同全創造融和。我只能如狂的一般祈禱。如果在愛裏有限界,那愛就不是你的,我的上帝,是人的。我的愛在人的眼睛裏看是有罪的,啊!告訴我,在你的眼裏是神聖的。

我要超越罪的觀念;但,罪我以爲是不能容赦的,我不能背棄基督。不,我愛葛特律德,我不承認是罪。我不能把這個愛從我心裏提出去,除非是把我心提出去,是什麼原故呢?當我已經不愛她的時候,我不能不因爲憐憫她愛她;不愛她,就算騙她;她需要我的愛……

主,我什麼都不知道……我除了你什麼都不知道,引領我,有時好像我沈入了黑暗裏,好像人要給她恢復的那視覺,是從我奪去的。

葛特律德昨天進了盧詹諾的療養院，她得住二十天才出院。我帶着一種極度的憂悶等待着她的歸來。馬丹得帶她到我們這兒來，她叫我答應她不到那兒看她去。

五月 十二日

馬丹的信：手術成功了。讚美上帝。

五月 十四日

她直到這時愛我，我不見我，想到得叫她
睇見了，——這種思想令我感受了不可忍的
窘迫。她會認識我麼？這是我一生中頭一次我
焦慮地照鏡子。如果我感到她的眼神不如她
的心那樣寬大，不那樣愛人，我怎麼好呢？主，時

常我覺得我需要她的愛去愛你。

五月 二十七日

過度的工作使我渡過了最後這幾天無十分焦慮。使我擲開我自己的那各各的勞務是可祝福的；但，終天，通過所有的東西，她的面影在追隨我。

明天，她該回來了。阿美利，當這一個禮拜中，若拿她的好臉給我看，好像用盡了心機使我忘却她不在這裏，同她的小孩子們在準備慶祝她的歸來。

五月 二十八日

戈斯巴爾和查落特，在林中，在牧場裏，盡

力所能的採掇了一些花，老女僕露慈作了一個大祝餅，莎拉用金紙給加上燦爛的點綴。我們等她午晌來。

我，爲得消磨這等待的時間，在寫東西是十一點鐘。時時刻刻，我抬起了我的頭，往葛特律德的馬本該來的路上瞞着。我沒有出去迎接她們；對於阿美利，我沒去接是至好不過。我的心躍起……啊！他們來了！

二十八日晚

我沈墮在一種何等險惡的夜裏啊！

憐憫！主憐憫！我斷念不愛她，可是，主，你別叫她死啊！

我可是懼怕什麼呀！她幹什麼？她想要幹什麼呢？阿美利同莎拉跟我說直送她到‘倉’的門口，M女史在門口等着她。她到想要再

出來……是有什麼事啦？

我要把我的思想略整頓一下，人向我作的報告很不好懂，也許是矛盾。一切攪亂在我的頭裏……M女史的園丁把失了知覺的她帶回到‘倉’裏；他說他瞅見她順看河邊走，以後過了園子的橋，隨後倚下去，隨後就不見了；但預先不知她墜水了，他沒有盡力地跑；他在小水門近前找見了她，是激流把她沖到那裏的。稍後我再見着她的時候，她的知覺還未恢復；也許，又失掉了，因為馬上行了救急手術，她明白過來一會兒，馬丹感謝上帝，還未有走，她墜入的這一種昏迷狀態，他說不出是怎回事；他白問了她一氣；總像她什麼都不聽，也許她決意不說話。她的呼吸很緊迫，馬丹怕是肺充血；他放了西那比茲牟和吸角，他答應明天再來。錯誤是，起初人專注意叫她蘇醒，令她穿着濕衣穿得過久了；河水冷了。只有 M女史 能從她得到三言兩語，她主張說，她要採琉璃草；在

河邊上長着很多的琉璃草,還不大會量距離,也許是拿着那飄浮着的花氈當作了實地,她猛然失了腳……若是我能夠相信啊!承認那不過是一個偶然的變故,從我的靈魂上該去掉一種何等可怕的重荷呀!在飯間,雖然是那麼愉快,那奇異的微笑,不離開她,使我不安;一種強制的微笑,我概看見她有過,但我盡力相信那就是她的新眼神的微笑;這種微笑,好像是從她眼睛裏流在她臉上像淚似的,在牠傍邊,他人的俗的歡樂使我難受,她不要快樂;活像她發現了一種祕密,若我一個人在那裏,一定她要告訴我的。她差不多什麼都沒說;但人不以為怪,因為,在別人傍邊,人越說話,她通常是沈默的。

主,我哀求你;允許她同我說話。我要求知,若不然,我怎能繼續生活下去?然而,若是她願意不活着,是確實因為知道了麼?知道什麼啦?我的女友,你可是知道了什麼可怕的東西啦?

你突然間能看得見，人間的事我可是給你藏瞞了什麼啦？

我在她枕邊待了兩點多鐘，眼沒有離她的額頭，她的蒼白的頰，她那對着一種說不盡的悲苦重閉上了的眼簾，她那還濕的，如水藻似的，放在枕上的頭髮——聽着她的不平的窒悶的氣息。

五月 二十九日

當我要到‘倉’去的時際，路易茲女史打付人來招呼我。一夜大致是平靜的過去，葛特律德漸漸從昏睡狀態脫出來。當我進入她的房間的時候，她向我微笑，作個暗示使我坐在她床頭。我不敢跟問她，確實她怕我問，因為她趕快地同我說，好像要把所有的心情予先流露出來：

——那些小藍花你管叫作什麼呢；我要在河邊採的這些花——那是天藍色的，比我伶巧得多，你願意給我作一個花束麼，我要牠，放在我床傍邊……

她的聲音的假作的快活使我難受；的確她也感到了，因她接着很嚴肅地往下說：

——我今早未能同你說；我很倦。去把這些花給我採點來，你願意麼？你趕快就回來。

在一點鐘之後，我把琉璃草花束給她帶來的時候，路易茲女史跟我說，葛特律德又休息了，在晚夕以前不能會我。

晚上我又看見了她。好幾個墊子，堆起在她床上，把她架起來，使她差不多像坐着似的。她的頭髮，現在又梳上去，編起在她的額頭上，同我給她帶來的琉璃草雜在一起。

她一定是發熱了，好像很疲弱。她在她那隻滾熱的手裏緊握着我伸給她的那隻手；我站着待在她傍邊：

——我得同你實說了，牧師；因為今晚我怕要死，她說。我今天早晨同你扯謊了，並不是要去採花……你饒恕我麼，如果我同你說我是想要自殺啊？

我跪在她的床傍，依舊把她的纖細的手握在我的手裏；但她，拉開了手，起始摩撫我的額頭，其間我把我的臉埋在床布裏，給她掩藏住我的眼淚，把我的啜泣聲窒息住。

——你以為這很不好麼？她於是溫厚的說，隨後因為我一言沒答：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很知道我在你心裏在你生活占好大的地位。當我又回到你們跟前的時候，這立刻就令我覺得出；只少我所占據的地位，是一個別的女人的，使那個女人悲哀。我的罪過，是我沒能老早的感覺出來；或者，至少——因為我已經深知——我仍然使你愛我，是我的罪過。但當突然間使我看見她的面孔，當我看見她那可憐的臉上滿都是愁

容,我想到這愁容是我的造成,我再無可忍了
……不,不,不要非難我;但讓我走,把她的歡樂
還給她,

手中止摩撫我的額頭了;我捉過那隻手,
在上邊接吻和洒淚。但她不耐煩地又拉過去,
一種新的懊惱起始來擾亂她,

——我曾想說的不是這話;我想要說的
不是這話,她重複的說;我看見汗珠濕在她額
頭上。以後她閉上了眼睛,閉着待了一陣,好像
要把她思想集中似的,也或是要歸復她最初
的盲目狀態;她的聲音起初是衰弱而淒涼,但
當她重睜開眼的時候又抬高起來,有了氣力
直到熱烈的程度:

——當你送還了我的視覺,我底雙眼對
着很美的世界睜開了,那比我所夢想的還美;
是當真我沒想像過白晝這麼亮,空氣這麼光,
天空這麼廣大。但我也沒想像過人的額頭是
這麼憂愁啊;當我進到你的家裏,你知道我最

先看見了什麼東西……啊！然而，我很應當，同你說：我最先看見的，是我們的過錯，我們的罪不要，不要抗辯。你想一想基督的話語：“若是你們是瞎子，你們不會犯罪。”但現在我看見了……站起來，牧師。你坐在那兒，坐在我傍邊。聽我說，別攔擋我，當我在療養院待着的時候，我讀了，也許是我叫人給我讀了，聖經的幾段，是我尚不知道的，你概未令我讀過。我想起來聖保羅的一個節句，我整天重念過來重念過去：“我從前在律法以外是活着的，因為誠命來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

她在一種極度的奮昂狀態中，用一種很高的聲音，說了，幾乎是喊出來最後的這幾句話，所以我很不好意思，想到外邊能聽得見，隨後她又閉上了眼睛，喃喃地重念這幾句話，好像對她自己說似的：

——“罪又活了——我就死了。”

我顫慄，我的心吓得凝結了。我想要給她

思想轉換方向。

——誰給你讀了這幾段呢？我問

——是加克，她說，說着重睜開了雙眼，定定地瞅着我。你知道他改宗了麼？

已經夠了，我哀求她不要說話，但她已經接着說下去：

——我的朋友，我要使你有好多的苦痛；但我們彼此之間，不應當有一點謊言，當我看見了加克，我突然間知道我所愛的不是你；是他，他正正有你的面孔；我意思是說，他有我想像你有的那樣面孔……啊！爲什麼你叫我拒絕他呢？我滿好嫁他……

——可是，葛特律德，你還可嫁他啊，我失望地喊道。

——他要作聖職；她激烈地說。隨後，啜泣的聲音把她打振了：啊！我要當他懺悔……她在一種狂熱中呻吟說……你很看得出我只剩一死了，我渴，你把誰招呼來，我求你，我氣窒。

讓我一個人待着。啊！同你這樣說了一說，我希望能較舒暢一下。離開我，離開我們。我一見你，我真是受不住。

我扔開她。我招呼 M 女史 替我在她傍邊；她的極度的興奮使我懼怕一切，但我得承認我在場使她的病態越發沈重。我請求危篤時來通知我。

五月 三十日

哎！我只能看見長眠的她了。在狂熱和壓迫的一夜之後，她死了，在今天早晨，天亮的時候。加克，由於葛特律德的最後的請求，M 女史 用電報通知了他，在她臨終以後的幾點鐘到了。她暴暴地責備我，在來得及的時候，未有打付人招呼一位神父來。我怎能夠呢，因為我還不知道，她在盧詹諾居住中，明明白白是由於

他的督促，葛特律德誓絕？他一氣向我聲明了他自己的改宗和葛特律德的改宗。如此的一齊離開了我兩個人；好像，活着時候被我分離開，他們計劃好了蹊逃我，兩個人在上帝前結合。但我總覺得，在加克的改宗裏有論證分子，多過愛。

——我的父親，他同我說，到不應當我指責你；然而，是你的錯誤的先例引導我。

在加克走了以後，我跪在阿美利的傍邊請求她爲我所禱，因爲我需要幫助。她僅念誦了“我們的父……”，但在各節段處她格上了長的沈默，被我們的哀願心給充滿。

我總想哭，但我覺得我的心比沙漠還乾。

——終——



1936. 2. 付 排
1936. 3. 出 版

1——1000

版權所有

每冊實價三角

